

亭林詩文全集

冊四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歷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玪爲之碑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卽此月也竊惟經傳之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並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

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悲憤之詞
非正論也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尙一二百人有

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
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
可攷者尙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
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
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
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於其朝
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
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
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
盡然而裴樞輩六七十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
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
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爲阜
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

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數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

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

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

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

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冢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

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吊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攷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

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湑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旣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况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攷昔人之言五臺

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大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嵯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在

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
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
然余攷之五臺在漢爲慮虜縣而山之名始見於
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
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
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攷之北齊書
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
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
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
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
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
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
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

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容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三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禪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大壑無佛之處亦往往

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

不著其名田橫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并忘其姓錄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昇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礫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

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

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
復菴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
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
詞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
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將西奔於是
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
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
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
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剏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
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
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
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
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烟之表

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
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
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
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
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
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
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
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
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
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
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

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宏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楚竝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絕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